

依法整治假記者和假救護員



議事論事 顧敏康

據媒體報道，從去年六月「修例風波」爆發至今，不斷發現一些別有用心者濫用、冒用「記者」或「急救員」身份為非作歹，在暴亂現場抹黑或阻撓警方執法、掩護暴徒逃避法網。如此作為，無異於暴徒幫兇，可以構成共犯。按照香港判例法，共犯是指在犯罪進行中的任何時間裏以某種方式與其他犯罪者合作犯罪的人。

扮「採訪」「急救」阻擾執法

日前，一群亂港分子在新城市廣場聚集搞事。令人吃驚的是，在場身穿黃色反光衣的「記者」人數多到離譜，甚至超出警員和現場鬧事者的總和。這是否屬於正常現象？筆者不定論。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假記者存在。

早在去年六月媒體已揭發，「港獨」分子鄭偉成假扮記者在示威現場拍攝警員大頭照。去年八月底，警方在西環搗破暴徒物資店「國難五金」時，檢獲12張假記者證，證上全部貼有相片、姓名及媒體名稱。警方網上搜尋後均未找到該媒體，但發現其中三張證與三名被捕人資料吻合，進一步力證「假記者」的存在。其實，即便是真記者，也不能排除他們與暴徒的聯繫。香港電台兼職記者、嶺大女學生朱某被控參與暴動被捕，就是一個明證。

這些真假記者在現場多次不聽從警方指示，更在暴徒及警方之間充當保護牆，企圖阻礙警方執法。他們更不時挑釁及衝擊警方防線，企圖製造混亂。近日另有一單「網媒記者」狂

可以想像，警員在這種情況下的執法阻力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再艱難也得維護法治，說明香港警隊堅決維護香港社會秩序的決心，也說明了特區政府有必要整治記者和救護員的必要性。所謂記者，一般是指報社、通訊社、電台、電視台等新聞機構中擔任採訪、新聞寫作、攝影的專業人員。這些人士應該受正式的新聞機構委託進行工作，而不是因為有一個網絡平台，就可以自稱為記者。不然的話，一個擁有博客的人都可以成為「記者」，可以到處「採訪」。這在全世界都是說不過去的。

政府發證件可杜絕亂象

日前，防暴警員兩度截查一名年僅13歲的初中男生，他當時身穿記者反光衣及手持智慧手機和腳架進行拍攝，身上掛着「深學媒體」記者證。該男童稱自己是「學生義務記者」，正進行採訪，揚言「我做緊記者做嘢嘢就係記者。」如果在平和時期，尚且可以寬容；但在特殊高危險時期，一個僅13歲的男童，因為成立一個網絡媒體，就可以自稱為記者，且不說其認知程度如何，就說其個人安全都是一個問題。

所以，特區政府應當規範記者與救護員，統一向認可的傳媒機構發出記者證、向符合資格的救護員發出證件以作識別。這樣做是符合公共利益的，而且也沒有實質性地妨礙傳媒機構的採訪自由和救護員實施人道主義救助。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高級顧問

通識課亂象 必須全面處理



新聞背後 沈家聰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接受《大公報》訪問時提及，教育不可以成為「無掩雞籠」，出了問題必須處理，今年內一定會向公眾講清楚如何處理該課程。特首所講的，其實都是公眾所普遍認知的，通識課從課程設置、考試模式、教師培訓等等都出現嚴重問題，已非簡單的小修小補就可以化解，而必須從根本上進行檢討。

必須指出，通識課不是「泛民」的「思想政治課」，沒有不可碰、不可改、不可取消的任何特權。反對派藉機攻擊行政長官，本質是自暴其醜，反證了通識課必須全面改革的迫切性、必要性。

有好的出發點，但不能掩蓋現實中存在的問題。通識課出發點是好的，但實際操作卻是一場糊塗，因為劍有雙刃，用之正則正，用之邪則邪，通識課的主要問題，歸納為以下：

通識課異化的兩大根源

第一，高度政治化、高度散漫化、高度隱蔽化。這在於教材、教師、考試模式上。通識課沒有固定的教材，這本非問題的核心，但將制定教材的權力下放到教師、學校、辦學組織之後，往往會隨着相關人等的個人政治立場而出現嚴重的偏差。

一方面是教材的「全面染黃」，另一方面是教師的教育專業已被政治侵蝕，而考試出題方式又嚴重政治化，三者齊下，焉能培養出真正的獨立思考的學生？教學過程缺乏了有效的教育質量的監督，教育局雖然有定期的審視，但絕大多數「夾帶私貨」的課堂都非常隱蔽，若非長期身處於其間，教育局是看不到的。出現上述問題，本質上是在於缺乏了必要的、有效的教育監督，不改不行。

第二，嚴重排斥化、嚴重西方化、嚴重對立化。如果真的要培養通學、通識、能獨立思考的學生，在香港這個落實「一國兩制」的地區，就需要「立足香港、胸懷祖國、全球視野」，又豈能出現當前通識課如此嚴重的排斥國家、全面西方思維、成為宣揚政治仇恨土壤的情況出現？六大單元中的「今日香港」、「現代中國」，本意是要培養學生中國人的身份觀念，如今卻成了否定中國人身份的手段、成了醜化抹黑國家的工具。而剛過去的DSE考試，高度政治化的考題，變相鼓勵了「言之成理的極端思維」。這些又豈是正常？

約一年多前，香港青年協會對中學師生進行通識課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逾九成受訪教師認為，通識課文憑試有效考核多角度分析能力，但只有六成受訪學生認同；另一有趣發現是，有接近兩成學生表示，通識課無助訓練思維。換言之，教的教師與學的學生，對通識課的認知存在差異。

「修例風波」出現大量通識教師宣揚仇恨思維的問題，足以說明這一課程已到了非改不可、非大改不可、非全面整改不可的地步。反對派越是反對，也就越說明問題的嚴重性。

既然「攬炒」為何要參選？



深度評論 方靖之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建議，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將於9月6日舉行，反對派為爭取立法會議席「35+」，正在全港五區進行協調。反對派所謂「協調」包括兩個方面，前期是「勸退」或「迫退」非「大台」屬意人選，盡量減少參選名單，以免互相鏖擊；後期則以黑箱作業的民調，決定最終要「力保」名單，並強令被「棄」者停止選舉工程，並將票轉到「保」者身上。

然而，這樣的協調和「棄保」有兩大問題：

一是法律上的問題，「棄保」有可能觸犯選舉舞弊條例中「以欺騙手段作出誘使另一人在選舉中投票予某（些）候選人」，原因是香港法例沒有棄選機制，以「棄保」要求選民改投他人，當中隨時涉及欺騙手段或行為，如果被「棄」者在不知情之下被「棄保」，更可能涉及「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因此，反對派所謂「棄保」是公然挑戰香港選舉法例。

二是公信力的問題，選舉民調從來都不準確，候選人投入了這麼多人力物力，單憑一個民調加上「大台」決定，就要候選人棄選，如何令人心服？候選人落區感覺自己支持度很高，「大台」憑什麼控制他人命運？就是從「初選」安排上，反對派的協調都是充滿了私心。反對派所謂「五區協調」

，說到底就是要將「勇武派」以及一班政治素人收編，要求他們服從「大台」安排，不要自把自為，不要自行其是。為了將他們收編，反對派全面投向「攬炒」路線，在立法會惡意「拉布」、肆意「攬炒」以博取「手足」認同；在共同綱領上，反對派各大黨亦同意表明：「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

「協調」實為收編

這個共同綱領實際上是一個挑戰基本法，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攬炒綱領」。所謂「五大訴求」沒有任何法理基礎，更破壞法治基石，全世界都不會接納。

可以斷定，一旦立法會「變天」，反對派由第一日開始就會發動全面癱瘓議會行動，並通過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解散立法會再選，再選再否決，務求在香港製造憲制危機，令政府寸步難行，更要令香港政治、經濟、社會上「全面攬炒」。

反對派墮落成「攬炒派」是香港近年政局風雲變色的一個原因，而看來反對派已經鐵了心走上一條與中央對抗、與特區政府開戰、與市民「攬炒」之路。這是反對派的選擇，但問題是，既然反對派尤其是民主黨、公民黨等大黨要「攬炒」，而「真攬炒」理

應是全面退出議會，重回街頭抗爭，以凸顯現有制度的不合理，全面杯葛才是「真攬炒」。但現在反對派政客、「勇武派」卻在爭奪立法會選舉的參選資格，要爭相進入建制，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既然宣誓效忠試問又如何「攬炒」？既然要「攬炒」為何又要參選？

這次選舉既然是一場「攬炒」之戰，亦即參選人的政績、政治水平、資歷、能力、地區網絡都不再重要，因為他們的綱領只有「攬炒」，就是閉着眼睛將政府所有的法案、撥款全面否決。在這樣的共同綱領之下，反對派資深政客根本不需參選，讓路予「勇武手足」反而是「人盡其才」。

但事實卻是在所謂「協調」下，「勇武手足」沒有得到重視，反而民主黨、公民黨的過氣政客如黃碧雲、譚文豪、楊岳橋、胡志偉、涂謹中等卻篤定參選。這樣的排陣，完全是偏幫反對派大黨，但卻沒有給予真正的「攬炒派」參選機會。

反對派不是說要「攬炒」嗎？要「攬炒」就不能「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又要「手足」歡呼又捨不得手上議席。如果民主黨、公民黨要「攬炒」，在協調上就應以背景先行，而不是大黨優先、現任優先、地膽優先。民主黨、公民黨現在的所為根本是在「借暴爭位」，說好的「攬炒」呢？

資深評論員

海洋公園是「攬炒」犧牲品



有話要說 胡勇

陪伴香港人四十多年的海洋公園，在黑暴與疫症雙重夾擊之下，似乎走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

據報道，年初曾爭取政府撥款106億元重新發展的海洋公園，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下關閉逾3個月，損失了億元，已無力按原定計劃發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11日表示，欠債逾85億元的海洋公園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40多年來首度尋求政府撥款，本週五會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54億元「救亡」，當中30億元償還商業貸款，其餘資助公園未來一年營運，若撥款不獲批准，公園下月便會倒閉。

撥款54億元數額看似不多，但這卻是一個「無底洞」。當一年的資助期過後又將如何？是否每年都撥款54億元？十年下去，要撥款公帑500多億元，這筆帳怎麼算？

其實，海洋公園缺的並不是這54億元，而是缺一個環境。什麼環境？一個可以健康存活的环境、一個海洋主題樂園所能帶給公眾歡樂的空間。

迪士尼樂園是下一個？

眾所周知，海洋公園每年的總入園人數，內地遊客佔了百分之五十或以上。但去年的黑色暴亂，血腥恐怖的無差別襲擊、阻機場辱罵內地人的野蠻行徑，都嚴重窒礙遊客，特別是內地旅客重臨香港。更令人憂慮的是，黑色暴亂並沒有停息的跡象。剛過去的周末「母親節」，暴徒又一次在全港各區逞兇，亂象依舊。而未來兩年又是多場重要選舉，再加上美國逼華攻勢未停，絕不可能停止對香港暴徒的煽動，暴力只會越來越嚴重，亂象只會越來越嚴峻。如此環境，又如何能吸引遊客來港？沒有遊客，海洋公園又憑什麼存活？莫說54億元，540億元也沒活不了！

擁有四十多年歷史的海洋公園，已經成為「修例風波」和黑色暴亂的其中一個最大犧牲品。但其實，這很可能只是一個「開始」。就像珍寶海鮮坊的倒閉一樣，黑色暴亂、「攬炒」之下，香港已經不再是以前的香港，更多的倒閉現象正在上演，更多人正在面臨失業的危機。作為集體回憶的海洋公園，固然擁有眾多值得港人驕傲之處，但明顯地，已經無法在黑暴之下繼續為香港人帶來歡樂。

2000多名海洋公園員工面臨失業，沒有人願意見到，第一個需要負起責任的，是香港的反對派政客，他們是香港工作機會的最大屠夫。反對派也莫要開心得太早，海洋公園倒閉之後，下一個很可能是香港迪士尼樂園，因為樂園超過三成遊客來自內地，只要黑暴一日不止，樂園便注定不可能有盈利。海洋公園、迪士尼樂園外，香港還有多少個「園」可以被黑暴摧毀？

香港再出發需要團結更廣泛民眾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約700名發起人，上周六在香港各處參與向市民派發600萬個成人口罩行動，同時400萬個兒童口罩同日在網上登記發送。按每人10個派發，受惠人數至少數十萬到近百萬。

派發口罩只是大聯盟關注香港當下困境，與市民共渡時艱的舉措之一。同時希望號召廣大市民同心同力，重新起步。

「修例風波」引發大規模、長時間騷亂，打亂了人們的正常生活，也令不少行業和從業員成為暴亂的犧牲品。緊接着疫情令香港雪上加霜，經濟被按上了「倒退鍵」，失業率創下10年高位。向來強調「審慎理財」的特區政府加緊大開水喉，救經濟、保就業、保民生。

隨着疫情控制，社會本來有望重返正軌，但最近多處出現的非法集會，勾起市民對黑暴這段不堪回首歲月的痛苦記憶，暴力再現令人恐懼，也令更多人對香港恢復經濟社會和正常生活秩序絕望。與此同時，立法會因反對派阻撓半年也選不出內會主席。取得外聘資深大律師和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法律意見後，上周五內會現任主席希望正常主持會議，卻遭到反對派強力抵抗，癱瘓立法會意圖十分明顯。這昭示着一旦新一屆立法會反對派取得過半數議席，他們就會否決所有政府提案，包括財政預算案，全面「攬炒」議會。體制內的「攬炒」加上



議論風生 葉建明

街頭暴力的「攬炒」，香港必然沒有活路可走了。

有更多人不甘於香港毀於一些人手，畢竟香港是我們幾代人艱辛打拚出來的東方之珠，我們的子孫後代還需要在這裏發展成長。因此，近一年來，很多人見面交流時，都少不了一句話：我能否為香港做點什麼？相信這是參與發起「香港再出發大聯盟」人們的初衷。

在經歷了失望、沮喪之後，人們希望有一種力量能將香港拉回正軌，也希望有人能振臂一呼，喚醒大眾。不過，在這個撕裂了的社會，總有人戴着有色眼鏡發出種種疑問：成立大聯盟對香港有用嗎？是形式主義還是單純的「政治表達」？是不是為了9月立法會選舉？其實，真正關心香港的人，把香港與自身利益綁在一起的人，誰又不希望有任何一個有助於解開香港僵局的好辦法來試一試呢？

當然，「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沒有魔法棒，無法解決香港所有的複雜問題。依我的理解，大聯盟最重要的作用是團結香港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大家求同存異，相向而行，把「一

國兩制」實踐好。這個目的能否成功，需要靠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參與和支持，也就是你與我為香港做什麼。

即便是在去年暴亂最艱難的時候，有機構作出的調查結果也顯示，超過7成的人希望保持「一國兩制」，在如此最大公約數下，港人有共同的追求——堅持「一國兩制」；共同的利益——將香港建設得更好。那麼，在這個共同基礎上，求團結，去爭拗，去協商，去暴力是唯一的出路。

只有在「一國兩制」這條路上同行的港人越多，我們成功實踐「一國兩制」的可能性才越大。

的確，香港有那麼一部分政客希望「攬炒」，因為他們的「飯碗」並不在香港，香港被「攬炒」於他們利益並不受損，或許還能分到更多「人血饅頭」的「紅利」呢。

因此，為了團結更多港人同行，「香港再出發大聯盟」有責任喚醒那些尚在混沌中的港人。據悉，已有被捕的年輕人悔不當初，沉痛悔過。也有家長因孩子被捕才驚覺。但以犯罪為代價的悔恨成本太大，作為「棋子」的代價太大。與敵對勢力爭奪港人，爭奪青年人，是大聯盟，也是你和我的責任。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